

妻子的出轨使我心痛

□口述：立泽 记录：一帆

近些年不论丈夫还是妻子，出轨比例逐年增长甚至还有加速趋势，出轨不仅跟个人有关，也和社会的风气有关。但说实话，如今婚姻中的出轨男是占多数的，出轨女要大大少于男性伴侣。

本文中的丈夫立泽是每个女性中理想中的伴侣，是一位前途远大、收入丰厚的优质科技男，他顾家传统、事业心重，最难得的是他对妻子正媛的忠诚。但正媛由于寂寞后的一次出轨使得他俩的婚姻走向了“死亡”……

出差提前回家 只为给妻子惊喜

我今年 33 岁，上海复旦医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，为了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正媛长期生活在一起，我放弃了到法国公费留学读博的选择，到上海市一家跨国制药集团研发中心工作。

我妻子正媛今年正好 30 岁，卫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上海市一区中心医院工作，我读完研究生，我俩领了结婚证，结了百年之好。

不久,我由于学识渊博、才华出众,深得公司领导的赏识,被破格提拔为研发中心主任一职。

而正媛刚开始毕业那几年，只能做一名护士，她又考入了医学院，毕业后如愿以偿地也成了医生。

从此，我俩进入了争分夺秒、埋头苦干的学习和工作中，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，不分散各自的精力，我们结婚 4 年多孩子都没要。只是在工作之余，我俩才卿卿我我，恩恩爱爱，充分享受“二人世界”的快乐，简直是蜜里调油。

去年的一整年时间里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频繁地去法国总公司出差和进修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外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正媛

经常一个人独守空房。在去年 5 月，自己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总部的肯定，我在巴黎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后有短暂的半个月休息时间，便马上买机票赶回上海。为了和正媛分享喜悦之情，我特意为她买了一条铂金钻石项链，连电话也没打就匆匆回上海。

那天我很高兴，心情格外愉快，刚下飞机，打个出租车就哼着轻快的歌曲风风火火地往家赶，我太想见到爱妻了，简直一刻都不想等。

到了家门口，我掏出钥匙，想悄悄进入，再从后面抱住妻子，吓她一跳，妻子不会知道我提前回来，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开了门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屋，满心想看到正媛，她医院的工作三班倒，也许会在家呢。

我们这套房子是 2 室 1 厅，我看了看，厨房、书房、卧室、卫生间，都没有。她不在家，我有些失望。

该做晚饭了，今天我来。我打开冰箱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一只完整的烧鸡，几段香肠，半盘糖醋排骨，一盘清炖牛肉。我从食品柜拿一桶龙井茶，在茶壶里沏上，然后，我走进卧室，想休息一下，在我俩的床上躺一躺。

妻子带情夫回家 被我抓个正着

床头柜上那是什么？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只电动剃须刀，不是我用的那把，这是日本的“松下”牌，而我那把是大学同学从荷兰带来的“飞利浦”牌，我有点奇怪，是她新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是谁的？

“当当当……” 7 点钟了，我做了几个香喷喷的菜。她还没有回来。

我在阳台上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本不想打电话的，想给她惊喜的，可现在……我拿起了电话。她们医院同事回答：她已经下班了，是晚上 6 点钟离开医院的。我看看钟：7:40。奇怪，她去哪儿了？我走进书房，拿起一本专业书，坐在沙发上看。

整整一天往家赶，还要调时差，浑身像散了架，坐在柔软、舒适的沙发上，只看了几页书，就觉得倦意来袭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声音惊动了，有人在开门。我一阵兴奋，正媛终于来了！我下意识看一下表：11 点 43 分。我站起身来，刚想去迎接，却听见客厅里有说话的声音，是一男一女两个人。

那男的说：“不洗澡了，我太累了，早点上床吧，快到 12 点了。”“不行，一身的臭汗，

怎么上床，你先把电热水器打开，5 分钟就有热水，我先给你洗。”正媛熟悉的声音传来。我站在书房里，全身发冷，那对话让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两个人的脚步声从书房门前走过，进了与卫生间连通的卧室，卫生间的门打开了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是我的妻子为别的男人在清洗浴缸呢，接着电热水器开关开了。

我走出了书房，正媛“啊”地一声，眼睛盯得大大的，又捂住了嘴巴。坐在床前的那个男人也看到了我，吃惊地站了起来。一霎那间，三个人都呆住了，空气间像给凝结住了。

还是正媛先清醒过来，“你……你回来了，才……才到家？”看得出，她非常紧张，连声音都打着颤。“不，我下午三点半就到家了。”我冷冷地说。那小子一看就是小白脸，20 多岁，高高的个子，白皙的皮肤，不用说肯定是花言巧语哄骗女人的老手。

正媛又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回来，去和……朋友跳舞了。他就是……那位送我回来的同事，说太晚了，我……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。”她马上感到自己说漏了嘴，可再也收不回来了。因为平时我俩对跳舞不感兴趣，也是一对“舞盲”。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出轨是对婚姻最大的不道德

其实在婚姻中除了两个人最初在一起的爱情和热情外，还有朝夕相处所培养出的亲情和温情，除此之外，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如家庭琐事或者说事业等等。而事业可能是男人最期望追求的东西，它带给男人成就感，而为了事业他们可能会牺牲婚姻中很多的东西，比如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。而明事理和忠诚的伴侣能理解你的努力与辛苦，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忠贞都献给你，怎么能背叛自己伴侣出轨呢？

试想一下：如果你的伴侣连婚姻起码的忠诚都做不到，为图一时之快以家庭为代价，用侥幸心理挑战你做人的底线，你会和他（她）相伴到老吗？！对于家里有另一半出轨的人来说，发现伴侣出轨又该如何选择呢？这既是一种痛苦，又是一种屈辱，到底是委屈求全和他（她）一块继续往下过呢？还是痛下决心，一拍两散呢？

立泽是一个自律的好男人，当他发现自己平素为之自豪、贤良淑德的妻子正媛竟然背着自己出轨时，这种打击和伤害是巨大的。于是极其传统的他选择了不原谅她，以离婚收场。因为他认为：世界上只有一次都不出轨的女人，没有只会出轨一次的女人。他需要的是一个洁身自爱，有家庭责任感的女人。

的确，一生只爱一个人确实很难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故事、遇见什么人，但这不是放纵自己出轨的理由，因为，不论面临怎样的诱惑，选择是否忠诚的决定权，永远在自己。

妻子百般讨好 我都无动于衷

我又回过头看着还呆呆站在那儿的男人，做贼心虚的男人似乎也一下子醒悟过来，忙说：“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我……我把她送回家，那……我该走了……”他扭身就想走，我说：“等一等，把你的剃须刀拿走！”那个男人一看，床头柜上还有着自己昨夜留宿的最明显证据，急忙红着脸把东西放进口袋里，跑过去穿鞋，想尽快离开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鞋带还没系利落，就站起身匆匆忙忙地开门就跑。

正媛的脸色煞白，她急忙扑进我的怀里，可我根本没有拥抱她的意思，僵直地站着。我用力推开她，骂了声：“贱人！”然后动手脱去自己的衣服，想走进热气腾腾的卫生间里泡泡澡，那时我太累了，脑袋已经被屈辱的感觉装满了，并且它们还在吞噬着。“我来替你脱。”正媛低声说着，想动手把我毛衣脱下来。“不用！”我冷冷推开她的手，转过身背对着她脱下来毛衣。她连忙从衣橱中拿出睡衣，我接过来看也没看，直接给扔到地上，然后从自己的行李箱中拿出新买的那件男士睡衣，本来这次回来我买了两套美国男女情侣睡衣的。头也不回地进了卫生

间，然后又把门重重地锁上。正媛轻轻地敲着门，“什么事？”“我想帮你搓搓澡。”正媛柔声说着。“不必了，我享受不起！”我打开水龙头，让热水流了多半池，便躺了进去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以前我和正媛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工作之后，我俩经常洗澡，冲洗掉一天的疲劳。当时我最享受的是正媛忙前忙后，给我搓着澡，然后换成我给她搓，其乐融融。每当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因为我有这么爱我的妻子，这么温馨的小家……

可是这一切由于妻子的背叛一去不回了。我的心一阵阵绞痛，此前我有一种歇斯底里发作的冲动，那冲动就像猛烈地龙卷风一样。我当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那男人打得头破血流，可那样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？我一下子觉得昔日知书达理的妻子变得那么丑恶，那么肮脏和污浊，我简直都快恶心地吐了。

洗好澡，我走出了洗澡间,正媛正守候在门口,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说:“我也进去洗洗,你能不能帮我搓?”我没搭理她,像没看见她般,一声不响地走进卧室，上了床,钻进被子睡觉了。

婚姻破裂 只能以离婚收场

过了一会儿，她出了卫生间，想负荆请罪，于是怯生生地掀开被子，不过我故意压紧自己的被角，也不理睬她。正媛哀求：“立泽，你听我说，你这段时间经常出差不在家，我是由于寂寞害怕才逢场作戏的，而且只有这一次……”可我冷冷地说：“别说了，一次和一百次有何区别？”

她不响了。我和她就这样沉默着，我感觉到正媛在哭泣，身体在轻微地颤动。我心软了，但想到自己不在家时妻子就和那个男人鬼混，还留男人住宿，我的气就立刻升腾上来，起床把被子抱起来打开门到了书房里，把房门锁了。

我听见正媛又来推书房的门，推不开，就站在门前。透过门里的缝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无声地啜泣和单单薄薄的身子。

我的心在流泪，到后面是在流血，不是因为恨，而是因为爱，我是个极其传统的男人，但心中最神圣的东西一下子被打碎了，打得粉碎，连修复都不可能了。

我还以为自己和正媛的结合是一种幸福，是一种享受，可现在一切都成了空……

记得有一次和大学同学聚会时，望着昔日的老同学们婚姻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：有两个人已经离婚，还有一个女同学的老公有了情

人被她发现了，我暗暗感到自豪和幸福，因为自己的家庭可说是真正的温馨港湾，可如今呢，曾经以为最牢固的后防线崩溃了……

这天夜里，我睡得不好，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。早上 4 点多就醒了，觉得全身疼痛，又想起前一晚的一切，我站起身来，轻轻地拉开房门，提起皮箱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半个月后，我像幽灵般地回来了，简直令正媛都不敢相认了,眼睛凹到眼眶里，颧骨凸了出来，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圈。正媛看到我后又惊喜，赶忙到厨房去炒菜做饭。我则冷冷地说:“不必了,刚才我在饭店吃过了。”

然后我犹豫了很久，仿佛一字一字都要费很大力气蹦出来地开口说道：“正媛，我内心挣扎了很久，也曾想原谅你，但我做不到。我不是圣人，我忍受不了妻子对我的不忠，咱俩还是离婚吧！”她被这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，站在那里呆呆发愣。

从那以后，我吃饭到饭店，休息在书房，正媛仍然在卧室，我们有半年时间没有同居了，像是一对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。

正媛看到的确没有补救的余地了，这样下去只能给双方带来折磨，只好在半年后同意协议和我离婚了。